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济公全传

中

[清] 郭小亭 著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济公全传

中

〔清〕郭小亭

著



第七十八回

丢公文柴杜被捉 说假话圣僧投案

话说济公刚走到十字街，见许多的官兵衙役锁着柴元禄、杜振英。书中交代，一支笔难写两件事。怎么柴、杜二位班头会被人锁上呢？这其中有一段隐情。和尚由店里起来说出恭，柴、杜二人在屋中等候。工夫大了，不见和尚出恭回来。柴头就说：“杜贤弟，你瞧和尚真是半疯。把茶壶弄碎了，洒了一炕的茶，把包裹也沾湿了。”杜振英说：“打开包袱瞧瞧吧，也许海捕公文^①也湿了。”二人把包袱打开一看，果然文书湿了一个尖角。虽有油纸包着，但日子多了，油纸磨破了，故此印进水去。二人把文书拿出来了，放在炕上。又等了半天，和尚还不进来。柴头说：“咱们瞧瞧去，和尚又许出了岔子。”二人出了东配房，来到茅房一瞧，见伙计拿着灯笼在茅房外头站着发愣。柴头说：“我们那位和尚出恭，还没出完呢？”伙计也等急了，探头往里一瞧，和尚踪迹不见。伙计说：“怪呀，怎么会没有了？”柴头说：“怎么啦？”伙计说：“我瞧着和尚进了茅房，怎么会没有了？”柴头说：“是不是和尚走了？”杜振英说：“真是被你猜着了。”说着话二人转身往回走。只见由东配房他们住的房里出来一个人，穿着一身夜行衣，拧身上房。柴头、杜头一愣，这个时节要追也追不上。柴头说：“快到屋里瞧瞧丢了东西没有。”二人赶紧来到屋中一看，办华云龙的海捕文书没有了。柴头就嚷起来，伙计过来问：“什么事？”柴头说：“我们丢了东西了。”伙计说：“这倒不错。你们来了三个人，剩了两个。反说丢了东西，打算讹我们可不成？你打听打听我们这店里，开了不是一年半年。都要这样讹起来，我们的买卖就不用做了。”柴头是真急了，伙计一吵闹，掌柜的也过来。这个店的东家，原本是龙游县的三班总头杨国栋。在本地很是人物，无人不知。今天掌柜的过来一问，伙计说：“他们来了三个人。

^① 海捕——旧时对逃亡或隐藏的人犯，以文书形式通行各地，犹如后来的通缉。

有一个和尚,也不知哪去了。他们两个人还说丢了东西。”掌柜的一听说:“好,这必是和尚把东西拿了走,他们活局子^①讹咱们。伙计,你问问住居的众位客人去,丢东西没有?要丢了东西,跟他们两个人要!”伙计就嚷:“众位住店的客人,瞧瞧屋里丢东西没有?要丢了,趁早说。”各屋里全点上灯。伙计挨着屋子问,里面都答话说没丢什么。问来问去,问到上房屋里,没人答话,伙计说:“上房的大师父丢东西没有?”连问了数声,屋里并不答言。伙计一推门,门虚掩着。伙计进去一瞧,里间屋子有灯光,伙计刚一掀帘子,“哟”了一声,吓得掉头往外就跑。掌柜和众伙友一瞧,这个伙计颜色都变了。大众就问:“怎么了?”这个伙计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缓了半天,说:“我的妈,吓死我了!”大众来到上房一看,见那个秃头和和尚的大脑袋掉在地下,死尸坐在椅子上。半倚半靠,掌柜的一瞧说:“别叫东配房那两个人走了!这必是他们一同来的那个穷和尚,把这个秃头和尚杀了跑了。”大众一想,觉得这话对。赶紧来到东配房,就把柴元禄、杜振英堵住。掌柜的说:“穷和尚杀了人跑了,你两人必知道。人命关天,我担不了,咱们是一场官司。”柴元禄、杜振英实不知情,哪能应答。大众一吵,嚷了半夜。掌柜的说:“众位别叫这两人走了。”当时叫地保给县里送信。少时,该班头役官兵都来了,刘头说:“你们二位,打官司去吧。”哗啦一抖铁链,把柴元禄、杜振英锁上。柴头说:“众位班头锁我们,因为什么?”刘头说:“你们二位不必分说,有什么话到堂上说去。”柴元禄、杜振英把公文丢了,本来着急。这又出了人命案,心中暗恨和尚。天光亮了,众官兵衙役拉着柴元禄、杜振英够奔龙游县去过堂。出了杨家店,刚走到十字街,济公由对面来了。和尚一瞧说:“好的,你们这两行人,到底是晕天亮,还要把花把的瓢摘了。摘了,不急付流扯活,可叫翅子窑的鹦爪孙把你们两个浮住。这还得叫我跟着打官司。”柴头、杜头一听和尚这话,把眼都气直了。书中交代,和尚说的这是什么话?这原本是江湖黑话。晕天,就是夜里,把花把的瓢摘了,是拿刀把和尚杀了。不急付流扯活、叫翅子窑的鹦爪孙浮住,说是不跑被官人拿住。柴头一听,说:“好和尚,谁教给你这些话?”和尚说:“不是你们两人教给我的吗?”官人一听说:“大师父是朋友,全说了。官司你打了吧。”和尚说:“打了。好朋

① 活局子——即“设圈套”之意。

友做好朋友当。”小伙计散役过来，一抖铁链，把和尚锁上，拉着就走。这个散役说：“和尚真是好朋友。”和尚说：“那是。冲这一手，喝你的酒多不多？”这个散役本是新当差的，一听和尚要喝酒，他说：“你走吧。你喝我的酒，你真是得了屋子想炕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这东西，给脸不要脸。我和尚冲你官司不打了！”说着话，和尚一抖铁链上了房。刘头一瞧，过来打了伙计一个嘴巴说：“你这是把差事挤走了，你担得了？”小伙计也不敢言语。刘头说：“大师父请下来。喝酒我请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冲你官司打了。”说着话，和尚蹿下来，说：“刘头贵姓呀？”刘头说：“大师父这是存心。叫我刘头，又问我贵姓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请我哪喝？”刘头说：“龙游县衙门对过，有一座大酒馆，什么都有。你想吃什么要什么，我决不吝惜。我那里有账，现钱我可没有。”和尚说：“就是吧。”说着话来到龙游县衙门对过。一瞧，路南的酒馆字号是“三义居”。和尚同众人进了酒店，来到后堂落座。刘头说：“和尚你是好朋友，不能叫我们费事。你回头把案全说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全说。一点不留。”刘头说：“南门外头那案是你吧？”和尚说：“是我。”刘头说：“北门外高家钱铺门口那案也是你吧？”和尚说：“是我。有什么话，吃完了再说。”刘头说：“也好。回头吃完了饭，到班房，你把案一说，一写单子递上去，就得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先吃。伙计过来！”柴头、杜头知道和尚这是没安好心，要吃人家。伙计过来问：“大师父吃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有什么？”伙计说：“应时小卖，上等海味席，一应俱全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给我办一桌上等海味席，五斤陈绍。”伙计答应，当时擦抹桌案。菜碟摆好，酒烫热了，干鲜果品、冷荤热炒，摆了一桌子。和尚说：“柴头、杜头，你们两个人不吃，瞧我吃。”和尚又吃又喝。刘头一瞧，心说：“和尚这是想开了。这几条人命，反正一定案，就得当时立斩之罪。”见和尚吃了个酒足饭饱，叫伙计一算账，共合十两四钱。刘头说：“写我的账。”这才带领和尚与柴、杜二人，一同来到衙门班房。刘头说：“和尚你说吧。南门外秀才高折桂的花园里，请了老道叶秋霜捉妖，在法台上，老道的脑袋没了，是怎么一段事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刘头说：“你这就不对了。方才你说南门外的案子是你做的，你怎么又不认了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说的是南门外我偷过一个小鸡子，人命案我可没做过，我没有那么大胆子。”刘头说：“北门外高家钱铺门口，无缘无故一刀之伤，脖颈连筋。那条命案是你呀？”和尚说：“不是。我在北门外，那一天在高家钱铺门口，捡了一

个大狸花猫。我偷了走,别的我不知道。”刘头说:“你这可是不对。我没问你偷鸡偷猫的案。东门外杨家店杀死秃头和尚,这总是你了?”和尚说:“那我更知道了。”刘头说:“你这时不说,回头等老爷一升堂,用刑一拷,三推六问,你也得招认!那就晚了。”和尚说:“我真不知道,那也无法。”众班头赌气,也不问了。有人进去回禀老爷。老爷当时传壮皂快三班,立刻升堂,吩咐带和尚。不知济公上堂该当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

龙游县日办三案 二龙居耍笑凶徒

话说济公来到衙门，工夫不大，老爷升堂，吩咐带和尚。济公来到大堂一站，见这位老爷，五官端正，仪表非俗。老爷往下面一瞧：“你这僧人，见了本县为何不跪？”济公说：“老爷为官，官宦自有官宦贵，僧家也有僧家尊。我又不犯国法王章，这里又没有佛祖，我跪的是哪个？”老爷一听说：“你这僧人叫什么？在哪里庙里出家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要问，我乃是灵隐寺济颠和尚。老爷可知道济公的名头高大？”老爷一想：“济公乃是秦相的替僧，焉能这个样子？”心中有些不信。老爷说：“你是济颠，东门外杨家店内脱头和尚被杀，你必知情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一概不知。”老爷说：“你既是灵隐寺的济颠，来此何干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要问，我是奉秦相谕，带着临安两个班头出来办案，捉拿临安盗玉镯凤冠的贼人华云龙。”老爷吩咐：“把两个班头带上来。”立刻把柴、杜二人带上公堂。柴元禄说：“老爷在上，下役柴元禄给老爷请安。”杜振英也给老爷行礼。老爷问说：“你两个人是临安的班头？”柴元禄说：“是下役在临安太守衙门当捕快^①。”老爷说：“既是你们出来办案，可有海捕公文？拿来我看。”济公说：“老爷要问公文，是昨天晚上在店里丢的。”老爷一听这话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没这么巧事。大概我抄手问事，万不肯应。先把和尚给我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，打完了再问。”旁边皂班一声答应，过来就把和尚拉下堂去。和尚就说：“我要挨打了。”连嚷了两声。皂班说：“和尚你嚷也不行，快趴下，免得叫我们费事。”正在这般光景，只听外面一声叫嚷：“千万别打，我来了！”说着话由外面跑进一个人来，直奔公堂之上，道：“老爷千万别打和尚。下役尹士雄，我认得这是灵隐寺济公。”知县说：“尹士雄你怎么认的？”尹士雄说：“当初救徐治平徐大老爷，我在秦相府阁天楼盗五雷八卦天师符，我见过济公一次。老爷，打不得的！”书中交代，尹士雄怎么会在

^① 捕快——即追捕犯人的公人。

这衙门当官人呢？只因前者在临安秦相府盗五雷八卦天师符之后，搭救了徐治平。后来徐治平连登科甲，榜下即用知县。尹士雄去找徐治平，要跟徐治平去当差役。徐治平说：“你是我救命的恩人，你跟我当差，我坐着叫你站着，我居心不安。要叫你坐着，又不成规矩。我给你荐举一个地方去当差吧。”就把尹士雄荐在龙游县。吴大老爷跟徐治平乃是同窗知己的朋友，也不能错待了尹士雄，就留下他叫他当八班的班总。今天尹士雄正在外面班房坐着，听说要打济颠和尚，尹士雄一想：“要是济颠和尚，我认识，我去瞧瞧去。”故此这才来到公堂。一看，果然是济公。尹士雄赶紧回禀老爷。老爷听说，急忙下了坐位，上前说：“圣僧千万不可见怪，弟子是一时的懵懂。今请圣僧上坐。”和尚说：“老爷说哪里话来，你不知不为罪。”知县忙忙赔礼，说：“弟子久闻圣僧大名，善晓过去未来之事，佛法无边。现在弟子这龙游县出了三条命案，都是一无凶手，二无对证。求圣僧你老人家给占算占算吧。”济公说：“不用占算。老爷把文房四宝拿来，我和尚给你写出来好不好？”老爷一听，赶紧取过纸墨笔砚，交与济公。济公背着人，在袖口里写好封好。和尚说：“老爷，你把我这张字柬带好。等着你到东门外杨家店验完了尸回来，那时轿子一落平，你打开我这张字柬瞧。这三条命案，我都给你写明白。可别早打开，如早打开，可不灵了。”知县吴老爷点头，接过字柬一看，上面画一个酒坛子，钉着七个铜子。这是和尚的花样。老爷把字柬收好，和尚说：“老爷，你派你的两位班头杨国栋、尹士雄跟我和尚办案去。叫我这两个班头暂在衙门歇歇。”知县答应，叫杨国栋、尹士雄跟圣僧去办案。两位班头答应，跟着和尚下堂，一同出了衙门。尹士雄说：“圣僧一向可好？”和尚说：“好。没有病。”尹士雄说：“杨大哥。我听说嫂嫂不是病着么？”杨国栋说：“不错。”尹士雄说：“大哥你给济公叩头，求求他老人家。真称得妙药仙丹，手到病除。无论什么病，都能治得好。”杨国栋一听，立刻给和尚行礼，说：“圣僧慈悲慈悲吧，给我点妙药灵丹。”济公说：“不要忙，丹药倒有，咱们先办案去要紧。”尹士雄说：“师父上哪去办案？”和尚说：“上五里碑。”这两个人一瞧，和尚往前走三步，往后退两步。尹士雄说：“圣僧你怎么这样走？什么时候走得到呢。快点走呀。”和尚说：“我要快走，你两个人跟得上么？”杨国栋说：“跟得上。”和尚迈步“踢踏踢踏”就走，电转星飞。这两人随后就追，转眼之际，和尚没影子了。这两个人一想，快追吧，反正同到五

里碑相见。两个人一追，焉想到和尚藏在小胡同里。等这两个人追过去，和尚由小胡同出来，慢慢往前走。走了不远，见路西里有一座酒馆。掌柜的姓孙，正拿笔写花账。到节下一算，说多少是多少。多写两笔，人家也不查细账。掌柜的翻着账，拿着笔正要往下写。和尚迈步进去说：“辛苦，掌柜的姓孙吗？”掌柜的说：“我姓孙。什么事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跟龙游县的三班班总杨国栋是拜弟兄是不是？”掌柜说：“不错。”和尚说：“杨国栋的媳妇死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掌柜的一听，吃了一惊。一着急，笔往下一落，把账上画了一道黑圈。自己一瞧，反把账都勾了。掌柜的说：“和尚你怎么知道？”和尚说：“今天早起，杨头到我的庙里去，讲接三焰口。他说五个和尚接三，七个和尚放焰口，搭鬼面坐。我说七个人接三，十一个人放焰口，搭天花座。临完了唱一出四郎探母，代打脸挂胡子。”掌柜的一听，说：“你们庙里焰口真热闹。”和尚说：“热闹。杨头告诉我说，叫我顺便来给个信，故此我才来送信。”掌柜说：“大师父劳驾，里面坐，喝碗茶，吃盅酒吧。”和尚说：“好，我正想喝酒。”掌柜的立刻叫伙计拿了两壶酒给和尚喝。掌柜的说：“我跟杨头换帖，我不能不去。回头先到饽饽铺定一桌饽饽。记我的账。”那几个伙计说：“素日杨头跟咱们都不错，咱们大家送份公礼，到布铺撕八尺蓝呢，叫刻字铺做四个金字，要‘驾返瑶池’。”大众说：“就是吧。”和尚喝完了酒，说：“我走了。”大众还说：“劳驾。”和尚无故给人家报丧，诳了两壶酒吃。出了酒店，慢慢往前走，来到十字街。和尚抬头一看，见路南有一座酒饭店，字号是“德隆居”。刀砧乱响，过卖传菜，里面酒饭座挤不动，偏挤满了。对过路北也有一座酒饭馆，字号“二龙居”，里面一个饭座没有，掌柜的坐在店内冲盹，跑堂的坐着发愁，灶上空敲擗面杖。和尚迈步进了二龙居。和尚说：“伙计，你这屋里怎么这样清静？”伙计说：“大师爷别提了。先前老掌柜的在日，这屋里的买卖，龙游县是要算头一家，谁不知二龙居？现在我们老掌柜的去世了，我们少掌柜的，可就差得多。真是买卖在人做。他一接手，买卖就不好。又偏巧我们这屋里的伙计出去，在对过开了一座德隆居。虽然说船多不得江，可是人家那屋里一天比一天好，我们一天不如一天。昨天卖了八百多钱，大家吃了，今天还没开张。我是这屋里的徒弟。我打算赌口气，多买点货，跟对过比着卖。他卖一百二的菜，我卖一百。无奈我有心

没力。”和尚哈哈一笑,说:“你愿意多卖钱不愿意?”伙计说:“怎么不愿意?”和尚说:“你既愿意,我有主意。”罗汉这才施佛法,大展神通,要在二龙居招酒座,捉拿凶手。不知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

听闲言一怒打和尚 验尸厂凶犯吐实情

话说济公来到二龙居，听伙计一说，和尚说：“你愿意多卖钱不愿意？”伙计说：“我愿意多卖钱。可是你瞧，没有多少货。就是几斤肉，还有十几斤面，有一只小鸡子，酒也不多。就是有座没东西，怎么多卖钱？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。有水没有？”伙计说：“后头有井。”和尚说：“有水就得有酒。你就打水当酒卖，我准保没人挑眼，我能叫你当时卖一百吊钱。我叫掌柜的摇摇算盘，叫灶上小勺敲大勺。我要两壶酒，你就唱白干两壶。叫他们嚷卖，回头就有座。做饭馆子的买卖，是要热闹才好。”伙计也是穷急了，就依着和尚主意，告诉掌柜的摇算盘，灶上就敲勺，摔擀面杖。和尚说：“来两壶酒。”伙计喊道：“白干两壶。”掌柜的、众人全都答应，喊嚷卖呀。伙计刚把酒给和尚拿了来，外面进来了酒客，伙计一瞧，认得是对过杂粮店的陈掌柜。素常这位陈掌柜最恼喝酒的人，他屋里的伙计，要一喝酒，被他知道就不要了。今天他自己刚吃完饭，在门口漱口，心里一迷，进了二龙居说：“来两壶酒。”伙计知道陈掌柜素不吃酒，就问他道：“陈掌柜，今天怎么也要喝酒？”陈掌柜把眼一瞪，说：“我要喝，你管我么！”伙计碰了个钉子，给他拿了两壶酒过来。陈掌柜心里一明白，自己一想：“我刚吃完饭，我又不喝酒，怎么心里一糊涂就要喝酒呢？”自己再一想：“既然要了，我倒尝尝酒是什么味。”他平素不喝酒的人，今天也喝上了。这个时节，又进来一个酒客。两眼发直，手里端着一个碗。买了三个钱的韭菜花，一个钱的香油。他出来买东西，走到二龙居门口，心里一迷，进来坐下说：“来两壶酒。”伙计答应，把酒拿过来。这个人忽然明白了，自己一想：“我家的饭没吃完，怎么我进来要酒呢？”自己正发愣，外面又是进来一个人。也端着一个碗，里面有两块豆腐，原本家里等着做菜。走在酒店门口，自己不由得进来了，坐下就要酒，伙计把酒拿过来。这才明白了，回想家里等着做菜，叫我买豆腐。自己说：“干什么进来要两壶酒吃呢？”这个说：“我有韭菜花，你把豆腐搁在内拌着，咱们两个喝吧。我也没打算

成心来喝酒。”这两人也喝上了。三五成群，直往里走。忽见外面进来一人，手里拿着五包菜，进来坐下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老二，给你一包。老三，给你一包。老四，给你一包。老五，给你一包。伙计，来十壶酒，先来六个菜。你们哥四个，想什么要什么。”伙计一瞧，见他一人好像跟几个人说话，也不知怎么回事。书中交代，这个人原本是拜兄弟五个，他行大。请四位兄弟吃饭，它定的是德隆居。那四个人进了德隆居。他一迷糊，仿佛瞧见那四个人都在这里坐着，因此把酒菜要了。伙计给端了来，他这明白了。自己一想：“这是二龙居。”已然把菜要了，也无法了。即到德隆居一瞧，那四个人等着他，还没要菜。他把四个人叫过来。少时，酒座就满了，伙计也忙不过来了。人一多，酒都打完了。伙计一想，没酒打凉水。当时到后面打了一桶凉水，倒到酒坛子里拿酒壶灌了，就给酒座拿过两壶去。刚给拿过去，那位酒座就叫：“伙计过来！”伙计一想：“了不得了，必是给凉水，不答应了。”伙计赶紧过来说：“大爷什么事？”这位酒客说：“你们这酒怎么改了？”伙计说：“许是打错了。”这位酒客说：“这个酒比先前的好得多。要是老卖这个酒，我就每天来吃。”伙计一想：“真怪！怎么给他凉水，他反说好呢？”屋中酒客，随来随往，拥挤不堪。只见由外面又进来两个人。头里这人是青白脸膛，两道短眉毛，一双三角眼，鹰鼻子，俏下颏，两腮无肉，穿着一身青，歪戴着帽子，肩披着大氅。后面跟定一人，也是兔头蛇眼，龟背蛇腰。这两个人一进来，众酒客全嚷：“三爷四爷，这边喝吧！”这两个人说：“众位别嚷。”走进来就在和尚后面一张桌子坐下。伙计一瞧是这两个人，就一皱眉，知道这两个人素常净讲究嘴上抹石灰白吃。伙计无奈，过来擦抹桌案说：“二位要什么酒菜？”这两个人要了两壶酒、两个菜，喝上了。和尚一回头说：“二位才来呀。”这二人没听见，也没答话。和尚把桌子一拍说：“我和尚让好朋友，不理我还罢了。就凭你们两个王八，也在这里充好朋友不理我。我和尚二十顷稻田地、两座庙，都花在你们媳妇身上，把你们养活了。这回不理我，充好朋友。”这两个人也不知道和尚是骂谁，也不能答话。众酒饭客可都知道和尚是骂这两个人。众人心说：“敢情这两个人是王八，不是好朋友。”都拿眼瞧着这两个人。和尚直骂，这两个人有一个说：“我问问他骂谁呢。”说着话，就站起来。那个说：“老四，你坐下。和尚说二十顷稻田地、两座庙都花了，花在你家里。你去问他是吗？”这个说：“别胡说，那是花在你家里！”这个说：

“你既不认得，你何必去问他？”说着话这个又坐下了。和尚说：“我骂的是你！”两人一听这话，真急了，站起来说：“和尚你骂谁呢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二十顷稻田地、两座庙都花在你们家里，你二人媳妇身上。今天叫我做衣裳，明天叫我打锄子。你们两人见我穷了，不理我了。”这两个人一听这话，气得颜色更改，说：“好和尚，你认得我们两个人是谁？只要你说出我二人的名姓来，就算你把二十顷稻田都花在我们女人身上了。”和尚一听，说：“你叫抓天鹄鹰张福，行三。你家里就是两口人，你媳妇是白脸膛，今年二十五岁。你叫过街老鼠李禄，行四。你家里也是小两口。你媳妇是黑黄脸膛。我花了许多钱，你还不知道？连你们家里有几床被，我都知道。”这两个人一听，真急了，就要跟和尚动手。和尚说：“要打，咱们外头街上打去，别连累人家的买卖。”说着话，张福、李禄同和尚三人出了酒店。张福、李禄就要揪和尚。和尚围着这两个人绕弯，拧一把，掐一把，这两个人老揪不住和尚。张福急了，抡拳照着和尚脑袋就是一拳，正打在后脑袋上。直仿佛打在豆腐上，“扑”的一下，拳头打在脑袋里去，立刻花红脑浆迸流。和尚说：“你可打了我了。”翻身栽倒，蹬蹬腿，咧咧嘴，和尚气绝身亡。张福大吃一惊，心说：“好糟脑袋！我一拳就会打碎了。”本地面官人过来说：“好，你们打死人了。”张福说：“是李禄打死的。”李禄说：“是张福打死的。”官人说：“你们二人不用争论，到衙门再说去吧。”哗啦一抖铁链，把两个人锁上。刚要带着走，就见由正东上鸣锣开道。说：“闲人躲开，县太爷轿子来了。”书中交代，知县是坐着轿子，到东门外杨家店去验尸。带着刑房仵作^①，来到杨家店。仵作找本地面官人，给预备五十斤酒，洗洗手。要一领新席，一个新锅。地方姓干，叫干出身。赶紧跑来说：“众位头儿闭闭眼吧。验完了，我必有个面子。”仵作说：“就是。你给预备半斤酒洗洗手。”当时一验，仵作一报说：“皮吞肉卷，生前致命。一刀之伤，并无二处。”先生写了尸格。老爷把店里掌柜的叫过来一问：“这个和尚被谁杀死，你可知道？”掌柜的回老爷：“昨日三更，不知被谁杀死？”老爷问：“他在这里住了多少日子？几个人住店？”掌柜的说：“就是他一个人，住了二十三天。”老爷说：“你店里几个伙计？谁跟和尚不对？”掌柜的说：“八个伙计，都在这里。没有跟和尚不对。”老爷吩咐：“你且把死尸

① 仵(wù)作——旧时官府中检验尸首的役吏。

成殓起来。”掌柜的答应。老爷吩咐打轿回衙。佯作找地方问：“怎么样？”地方官人说：“你们几位要面，到对过每位吃两碗，我来算。”佯作说：“我只当是验完给我们几吊钱哪，哪知叫我们吃面。我们也不吃，底下有事，咱们再说。”赌气跟着老爷的轿子，一同回衙。刚走到十字街，官人过来说：“回禀老爷，打死和尚了！”老爷说：“哪里的和尚？”官人说：“一个穷和尚。已然拿住两个凶手。”老爷吩咐轿子落平，带凶手。当时把张福、李禄往轿前一带。老爷一审问口供，焉想到又招出一条人命案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一回

看字柬心皈圣僧 追尸身路遇班头

话说知县吩咐把凶手带过来，官人把张福、李禄带过来，知县一看说：“你们两个人姓什么？”这个说：“小人叫抓天鹄鹰张福。”那个说：“小人叫过街老鼠李禄。”老爷说：“你两个人谁把和尚打死的？”李禄说：“是张福把那和尚打死的，我是劝架来着。”张福说：“是李禄打死的。”老爷说：“你这两个东西混账，倒是谁打死的？”李禄说：“老爷不信，瞧张福手上有血。他说我打死的，我手上没血。”老爷立刻派官人一验，果然张福手上有血。知县说：“张福，明明是你打死的，你还狡赖！”张福说：“回老爷，和尚是我打死的。北门外高家钱铺门口，一刀砍死刘二混，那可是李禄杀的。”老爷一听一愣。书中交代，怪不得和尚说他两个人是王八，原本张福、李禄这两个人是破落户出身，在外面做光棍，欺财主，无所不为。家里每人娶了个媳妇。这两个人在外面尽交的有钱的浮荡子弟。瞧见人家一有钱，这两个人就套着跟人家交朋友，没有交不上的，爱吃的人，他就先请他吃；爱嫖的人，他也陪着他嫖。日子长了，他就带往自己家里，叫他女人勾引人家。他作为^①不知道，充好朋友。不是向人家借钱，就是向人家借当。他女人叫他今天打镯子，明天又叫置衣裳，两口子吃人家。怎么刘二混会被李禄杀了呢？皆因刘二混有个本家，给了他几百两银子。李禄见刘二混有了钱，他就把刘二混招到家去住着，吃喝不分。李禄的妻子一勾引刘二混，刘二混也是年轻的人，焉有不贪色的？把自己银子拿出来，吃喝穿戴，全是他的。后来刘二混把银子都花完了，还在李禄家吃喝，李禄就往外撵，刘二混说：“我把钱都花在你们家里，我也没处去，你叫走不行。你们吃我就吃，你们喝我就喝。”李禄实在没有法子，也撵不出去，心中暗恨刘二混。这天张福跟李禄两人在酒馆内喝酒谈心。这两个是拜兄弟，彼此一类，谁也不瞒谁。李禄说：“张三哥你瞧，现在我家里这个刘二混，他

^① 作为——当做。

吃我喝我，讹住我了，我也撵不出去，实在可恨。我打算把他约出来，请他喝酒。拿酒把他灌醉了，我把他杀了。三哥，你给帮个忙儿行不行？以后你也有用我的地方，我也不能含糊。”张福说：“就是吧。”两个商量好了，次日把刘二混约出来喝酒，李禄暗带钢刀一把。两个人拿酒一灌刘二混，刘二混本来心里又烦，酒吃多了。吃得酩酊大醉，不能转动，人事不知，李禄由酒店把他背出来。天有二更以后，张福跟着，走到高家钱铺门口，见众铺户都关去，四外无人。李禄素常跟高家钱铺有仇，皆因换银子，钱铺给他要钱，他老说合的少，常常口角相争。李禄一想：“就把刘二混杀在他铺门口，叫他打一场无头案的官司。”说罢，立刻将刘二混放在地下。刘二混醉得人事不知，李禄拿出刀来，一刀竟将刘二混结果了性命。杀完了，同张福各自回家，两个人从此更亲近了。自打算这件事人不知，鬼不觉，就算完了，焉想到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今天张福一想：“打死和尚，李禄往我身上推干净。”心中一恨，这才回禀老爷：“和尚是我打死的。北门外高家钱铺门口，一刀砍死刘二混，那可是李禄杀的。”张福就把从前已往之事，如此这般一回禀，老爷听明白了，这才问李禄怎么杀的。李禄张口结舌说：“是张福的主意。他帮我杀的。”老爷说：“你这两个东西混账之极。来人先把他两个人押起来，本县先验尸。”刚要吩咐仵作验尸，忽然想起济公那件字柬：“和尚就叫我由东门外回头，轿子一落平，就看字柬。我倒看看和尚的字柬写的是什么东西？”想罢掏出来字柬，拆开了看，上写是：“贫僧今日必死，老爷前来验尸。吩咐仵作莫相移，休叫贫僧露体。”知县一看，暗为点头。果然济公有先见之明。立刻吩咐仵作：“不准脱和尚的衣裳移动死尸，就验脑袋上的伤就是了。”仵作答应，过来看明白说：“回禀老爷，和尚后脑海有二寸多长、三寸多宽的伤。伤了致命处，花红脑浆迸流。”老爷点了点头，叫招房先生把尸格写了，吩咐先用席将和尚盖上，派地方官人看着，老爷这才叫官人押张福、李禄回龙游县衙门。老爷走后，地方本面的官人，拿席把和尚的死尸盖上。众官人来到二龙居说：“掌柜的，这件事更不举、官不究。我们要一回老爷，由你这铺子里打的架，你就得跟着打官司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众位，没这个事，来到我这里喝酒，我也没含糊，何况乎有事？将来这件事完了，我必有一分人心。”叫伙计来给众位打酒，炒几样菜。众人坐下，地方说：“刘头你瞧和尚脑袋，怎么只一拳就会打碎了？”刘头说：“我想着也怪。”掌柜的说：“可惜这位

和尚死了,是我们的财神爷。平常我这屋里没上过座,今天都是他招接来的座。和尚要不死,我每天管他两顿饭吃。”地方说:“你别胡闹了。我瞧和尚是怎么样死的?”说着话,就跑出来一掀席,只见和尚朝他龇牙一动,吓得他往里就跑。官人忙问:“怎么了?”地方说:“死尸朝我一笑!”官人说:“你别胡说了。已然死了,还能朝你笑?必是你眼迷离了。我瞧去。”这个官人过来刚一掀席,和尚一翻身坐起来了,拿手一摸脑袋说“哎哟”,站起来往南就跑。地方官人就追,叫喊:“截住走尸呀!”众人一听,走了尸,谁不躲得远远的,都怕死尸碰着就要死。和尚一直出了南门,往东,刚到东南城门边,往北一拐,见眼前一个人,身高不满五尺,五短的身材。头戴紫金帽,身穿紫箭袖袍,腰系丝绦,薄底靴子。面皮微紫,凶眉恶目,押耳两络黑毫,手中拿着包袱。和尚一看,心里说:“要办龙游县这两条命案,就在此人身上。”和尚自言自语地说:“这个龙游县的地方,可不比外乡村镇。要是外乡人来到这儿吃东西,恐怕都不懂得,准叫人家耻笑。”和尚说着话,赶在这个人头里走。这个矮子一听和尚的话,心中一想:“这龙游县的地方,与别处不同。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,是处不到永不知。我何不跟着和尚?他要进酒馆要什么,我也要什么,准不露怯了。”想罢,就跟着和尚走。来到东门关乡,见和尚进了路北一座酒馆,这矮子也进了酒馆。见和尚脚一蹬板凳说:“来呀,小子拿壶酒来!”这个矮子一想:“这地方许是这个规矩。”他也脚一蹬板凳说:“来呀,小子拿壶酒来。”跑堂的一瞧:“这倒不错。”他不敢说这个矮子,跑堂的 say:“大师父,别这么叫小子。”和尚说:“算我错了。你给我来一壶酒,要有两层皮有馅的来一个。”伙计心说:“和尚连馅饼都不懂。”伙计刚要走,这个矮子也说:“小子,给我来一壶好酒,要两层皮有馅的来一个。”伙计一想:“这两个人倒是一样排场来的。”赶紧给和尚拿了一壶酒、一个馅饼,也给矮子一壶酒、一个馅饼。和尚拿一根筷子当中一扎说:“吃这个东西,不会吃,叫人家笑话。”和尚拿筷子一批,一口就咬了半个。这个矮子也拿一根筷子一批。刚一咬,连热气带油,把嘴烫了。和尚一连要了十壶酒、十碟馅饼。这个人也照样要了十壶酒、十碟馅饼。和尚吃完,把十个碟子拿手一举,这个矮子也把十个碟子拿手一举。和尚往下一落,仿佛要摔;这个人也往下一撒手,把十个碟子摔了。和尚没撒手,见那人摔了,和尚哈哈一笑说: